

其本館藏

20th124

俄羅斯古典作家論

上 卷

季莫菲耶夫主編



07)2
2044
71

208124

俄罗斯古典作家論

(上)

〔苏联〕季莫菲耶夫主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202798

201712

201412

俄罗斯古典作家論

(下)

〔苏联〕季莫菲耶夫主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ПОД ОБЩЕЙ РЕДАКЦИЕЙ П. И. ТИМОФЕЕВА
КЛАССИКИ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63年出版。

內 容 說 明

《俄罗斯古典作家論》是一部比較通俗的作家論的文集。它根据十八、十九及二十世紀蘇維埃時代初期俄罗斯文学發展的全部进程，依次分別論述了二十八位俄罗斯第一流作家的生平和創作道路，它基本上概括地介紹了从罗蒙諾索夫起直到馬雅可夫斯基为止的二百年来俄罗斯文学發展的全貌。从这个意义上說，它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介紹俄罗斯文学史的作用。

《俄罗斯古典作家論》由苏联季莫菲耶夫教授担任主編，并由苏联当代二十余位著名文学理論家集体編撰而成。初版刊行于一九五二年，出版后获得了批評家及讀者的好評，經編者及作者修訂补充后，又于一九五三年刊行了更完善的第二版。中譯本系根据第二版譯出。

全書計收文章二十九篇，約一百萬言。除第一篇总論外，其余各篇則分別介紹了二十八位俄罗斯的著名作家。本書分上下兩卷出版：上卷从罗蒙諾索夫起至別林斯基止；下卷从赫爾岑起至馬雅可夫斯基止。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陽 門 大 街 32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03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書号 844 字數 448,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張 20 插頁 1

1958年9月北京第1版 195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9000 册

定价(5)2.35元

目 次

俄罗斯古典文学的世界意义 謝尔吉耶夫斯基 (1)

罗蒙諾索夫 穆拉托夫 (25)

杰尔查文 季莫菲耶夫 (56)

馮維辛 布拉果依 (87)

拉季謝夫 布拉果依 (137)

卡拉姆辛 波斯彼洛夫 (186)

茹科夫斯基 波斯彼洛夫 (210)

雷列耶夫 皮加列夫 (236)

克雷洛夫 斯节邦諾夫 (269)

格利鮑耶陀夫 彼得罗夫 (306)

普希金 彼得罗夫 (335)

萊蒙托夫 安德錫尼科夫 (412)

柯尔卓夫 皮克沙諾夫 (456)

果戈理 斯节邦諾夫 (486)

別林斯基 戈洛夫欽柯 (560)

目 次

赫尔岑	普青采夫 (639)
杜勃罗留波夫	陀布雷宁 (699)
岡察洛夫	采依特林 (734)
奥斯特罗夫斯基	列維亞金 (763)
屠格涅夫	安齐費罗夫 (805)
車尔尼雪夫斯基	科茲明 (862)
涅克拉索夫	叶高林 (915)
謝德林	戈利雅奇金娜 (971)
烏斯賓斯基	普魯茨柯夫 (1034)
托尔斯泰	古德济 (1073)
契訶夫	叶尔米洛夫 (1133)
柯罗連科	柯托夫 (1198)
高尔基	伏尔柯夫 (1229)
馬雅可夫斯基	杜瓦金 (1314)

俄罗斯古典文学的世界意义

謝尔吉耶夫斯基

一个民族的文学的意义首先取决于它的思想上、艺术上独具一格的那些特征。因为这些特征使得它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学。一个作家在自己的创作里把这些特征越充分、越鲜明地体现出来，他对于全人类的思想宝库所作的贡献也就越重大。

这些特征首先反映出一个民族历史命运的特点。因为这些特征并不是什么僵硬静止的东西；完全相反，它们是随着一个民族历史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

俄罗斯民族在其有史以来的这许许多多世纪里，一直都处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任何国家的农奴制度都不像俄罗斯农奴制度那样残酷，也不像它那样长期地束缚过人民英雄般的力量。因此，在我国广大人民群众中间便积累起对那些过着腐朽寄生生活的少数人的切齿痛恨。这种情况对于过去整个进步俄罗斯文学的形成，尤其是对于俄罗斯古典文学的形成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

我国古典文学的那种崇高的公民性，以及它那固有的对于解决国内一切根本问题所抱的愿望，都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

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斗争乃是任何一个分裂为敌对阶级的社会的发展规律。压力越大，被压迫者的反抗就越有力。

古代的一些作家曾给我们提供了许多反对奴隶主的奴隶起义的史料证明。虽然这许多次的奴隶起义不一定都达到了像著名的斯巴达克思起义①那样的规模，可是这些起义依然在世界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西欧各国以及俄罗斯封建社会的全部历史上，都充满着无数次大大小小的被奴役的农民反抗封建奴役者的起义。在封建社会末期这种农民起义变得日益频繁和声势浩大。在这个时期，封建主义的剥削有时只是在表面上有所减轻，而事实上却具有了极其残酷的性质。

由于它的阶级本质的关系，常常具有组织性薄弱和政治上不够成熟的特点，因此，这些起义都不可避免地以失败宣告结束。例如，十四世纪英国华德·泰勒领导的起义②；十四世纪的法兰西农民起义，即著名的所谓扎克雷起义③，以及十六世纪日尔曼发生的农民战争。这些起义虽然不能，而且也不可能给农民带来任何直接的、显著的好处，但是，它们却起了巨大的和进步的历史作用，因为这些起义动摇了封建社会制度的基础，并为

① 指古代罗马奴隶斯巴达克思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奴隶起义。——译者注。

② 指一三八一年英国人民的起义。这次起义被史学家誉为“震撼英国的九天”，是英国中世纪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同年七月起义遭到镇压。——译者注。

③ 扎克雷起义于一三五八年六月初达到最大的规模，波及塞纳河、马恩河及瓦兹河流域的大部地区。“扎克”系法国贵族对农民的轻蔑的称呼，故史学家乃将这次农民起义称为扎克雷起义。起义的领导者是农民吉里奥·卡尔。——译者注。

正在封建社会内部成长起来的、一个新兴的强大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取得政权扫清了道路。

在十六至十八世纪一些先进的、经济上最为发达的西欧国家里，如荷兰、英国、法国，均相继发生了一系列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些革命成了封建制度灭亡的标志。

在这些革命里，农民成为资产阶级的一支最重要的后备军。他们从资产阶级的手中获得了摆脱封建束缚的解放。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农民成了私有者，成了主人；因而，他们就把过去的一些情况忘记得干干净净。从前，在农民暴动的火焰中他们曾起来烧毁过骑士阶层的城堡，可是现在，他们却倾其全力来捍卫已经赢得的果实和财产了。在不同的国家里，这个过程的演变尽管各自不同，但是，这个发展过程的总的倾向在任何地方均具有共同的特征，即无论在哪里，这个过程总是在一定程度上伴随着农村中那些最贫穷阶层的聊以糊口的生活；农村中的“上层分子”就是因他们这些人而发财致富的。

西欧各国的封建社会制度被推翻之后，就进入了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时期。资产阶级获得了重大的胜利，在国内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建立起自己的统治。

但是，在资产阶级逐渐壮大的同时，那个命中注定为资产阶级将来掘墓人的阶级，即无产阶级也成长起来了。当时，无产阶级的力量虽说还不小，并且还很分散，可是，它已经起来展开了斗争，且时而在那个地方，时而又在这个地方掀起一次次的起义。诚然，在最初的那些时期，这些起义还纯粹是自发的，带有漫无秩序的暴动性质。他们在这些起义展开时所提出来的要求，都还没有具备真正的革命内容。那时他们还只是提到改善某些劳动条件、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

在那几乎震撼了所有西欧国家的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事件中，無产階級起了極其重大的作用。然而，無产階級在当时还不能把这些事件的領導权集中在自己的手里，还不能使自己成为革命的領導者，因为它还缺乏担任这样重大任务的力量。在那个时候，只有人类中最偉大、最先进的天才人物才能看出工人階級身上所拥有的那种将来能永远消灭一切人剝削人現象的力量。

这个时期历史上的特点給那些年代的西欧文学打上了一个深深的烙印。西欧文学的优秀代表人物，如当时法国的司湯达和巴尔扎克、英国的狄更斯，都已经清楚地看到所建立起来的資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畸形現象，并且还鮮明地意識到这样的社会制度跟自由、平等、博爱的光輝理想相去实在太远。这些理想都是資產階級的思想領袖們在他們与封建主义进行革命斗争的时期十分真誠地宣示出来的。

但是，在十九世紀三十到四十年代，西欧的优秀作家們虽然以無情的笔触揭露了資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新兴人物，即那些寡廉鮮耻、利欲熏心的資本家，然而，他們却看不見未来的光明前途。他們沒有看到那支能够起来反抗資本主义掠夺世界的社会力量。因而，他們的創作渗透着深刻的历史的悲觀主义的情調。这种悲觀主义乃是那个时期西欧各国的历史条件所产生出来的。用列宁的話來說，在当时，“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性已經喪失殆尽（在欧洲），而社会主义的無产階級革命性又还没有成熟”^①。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失敗和繼之而来的猖獗的政治反动就使得这种悲觀主义日益变本加厉地發展起来。

^① 《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一八卷，第一〇頁。——原書注。

俄国所形成的历史情况却有着很多不同的地方。在这里，农民与其压迫者即封建主之间的阶级斗争，就其尖锐化的程度来说，其实并不减于西方。英雄的农民起义领袖的名字，如伊凡·鲍洛特涅科夫①、斯捷潘·拉辛②、叶米里扬·普加乔夫③，以及那些富于进取精神、意志坚强和勇敢无畏的人们的名字，已经永远留在人民的记忆里了。

可是，在俄国也有与西方相似的情况：农民起义也具有纯粹自发的、没有组织的性质。因为俄国当时还没有产生那能够领导广大被奴役的人民群众进行反封建斗争的阶级。

俄国资产阶级走上历史舞台比起西欧来要晚得多，并且它本身也软弱得多。所以，俄国的资产阶级不能与封建农奴制度进行革命斗争。为了使自己能够顺利地发展，俄国资产阶级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支持它、保护它，因之，它一开始就走

-
- ① 伊凡·鲍洛特涅科夫（？—1608），一六〇六至一六〇七年俄罗斯农民起义的领袖。起义失败后被杀害于卡尔果堡里。——译者注。
- ② 斯捷潘·拉辛（？—1671），俄罗斯十七世纪农民革命的伟大领袖。他于一六六七年率众起义，转战于里海沿岸、顿河及伏尔加河流域，并一度攻入波斯，所至之处，解放农奴，镇压贵族。一六七一年被叛徒出卖。同年六月在莫斯科被处四分尸刑。——编者注。
- ③ 叶米里扬·普加乔夫（1742—1775），十八世纪俄罗斯农民起义的天才领袖，原为一穷苦之哥萨克，出生于顿河岸上的济莫威斯克村。普加乔夫曾参加七年战争及第一次对土耳其战争，自逃脱兵役后，流亡顿河、伏尔加河、雅伊克河各地，熟知民间疾苦。一七七三年，他在雅伊克河附近率少数哥萨克起义，自称彼得三世，宣布解放农民，消灭贵族。各族农民及烏拉尔冶金工人投奔者甚众，因此，起义队伍的声势日益浩大，攻克重要城镇甚多。一七七四年，在察里津附近战败，被部下哥萨克队长出卖，押解至莫斯科，次年正月，在波洛特广场上被处死。普加乔夫起义虽未成功，但它动摇了俄罗斯农奴制度的基础。——编者注。

上了与封建农奴制的国家狼狽为奸的道路。在西方，資產階級企業主为了取得劳动力，乃去冲击那把农民束縛在封建庄园主領地上的社会制度；俄国的工厂主在这方面也遇到了同样性質的困难，所以他們力爭要与貴族同样占有农奴。把农民从农奴主的附屬地位解放出来，这在俄罗斯也較西欧各国进行得晚。并且，就是在解放农民这一点上，俄国也与西欧不同，即它采取的不是資產階級革命，而是不徹底的改革。这是統治的“上層”为了防止新的“普加乔夫暴动”而被迫采取的改革措施。“与其等到农奴制度从下面开始而自行廢除，还不如从上面动手来廢除它倒好些”，这是那个戴皇冠的地主亚历山大二世說的。这次“改革”就是在貴族农奴主与那俯首听命于他們的資產階級陰謀串通之下实行的。“改革”后农民依然跟先前一样过着黑暗、凌辱、無权的生活。

俄国人民历史上的这个特点就决定着过去俄罗斯古典文学的特点。当然，俄罗斯文学也同其他任何民族的文学一样，在思想內容上并非都是同一类型的。在过去俄罗斯作家們中間还有不少这样的人，他們真可以說是忠心耿耿地为求得农奴制度的巩固与强大而出力卖命，他們向人民宣傳要忠实于沙皇和帝国，要順从人間、天上的一切統治者；他們把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加以理想化，認為这是一种严父与孝子之間的关系；他們并且还殘酷地打击一切不滿与抗議的进步現象。另有一些作家，虽則他們也是那样矢忠于农奴制社会的原則，然而其方式却与前者不同。他們一心逃避动乱不安的現實，并力圖用种种办法来娱乐那些無所事事、百無聊賴的讀者，使他們終日消閑自若地过活。

那些拥护农奴制的作家，以及那些視文学为消遣之物的作家，尽管他們也可能写出很多的作品，尽管他們也能或多或少地

博得他們所曲意巴結逢迎的主子一时的欢心与榮寵，但是，他們的全部作品却早就被丟到历史的垃圾箱里去了，甚至連他們本人的名字也被后人忘記得干干淨淨了。这是因为在与现实生活迁就妥协的基础上，亦即在調和或屈从于那以弱肉强食为社会现实的規律的基础上；或者是在那脫离现实生活的基础上，都不可能产生出偉大的艺术作品，产生出那永远富于叛逆性的、永远向前發展的艺术作品来。

俄罗斯过去的先进作家的全部創作遺產不仅仅是我国民族成就中的瑰宝，而且在全人类的文化宝庫中也占着一席光榮的位置。他們个个都是忠貞不移的战士，他們反对社会上的邪恶虛伪、反对人压迫人，以及反对把这种人压迫人的現象大肆傳播并視其为神聖不可动摇的种种作法。虽然这些作家的命运十分困苦，遭遇非常之不幸，但俄罗斯文学所贏得的世界意义却正应当归功于他們。

这些作家的創作思想是怎样形成起来的呢？又是什么使得他們遵循着一定的軌道而行动呢？对于这样的問題，只可能有一个答案：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农奴制度的抗議。俄罗斯古典文学的一个主要特点就在于它与俄国劳动人民解放运动的紧密联系。这个特点也就决定了文学的整个思想內容。

俄罗斯文学与任何其他民族的文学一样有着深厚的爱国主义的情感。过去的俄罗斯作家对于俄罗斯人民爭取祖国的自由与独立的斗争事業曾作出了極为可貴的貢獻。还在俄罗斯文学开創的初期，一位不知名的作家就写了《伊戈尔远征記》这样一部作品。用馬克思的話來說，这部作品就是“使俄罗斯的王公們在蒙古人大举入侵的时候團結一致的号召”^①。在多少世紀之后，高尔基和馬雅可夫斯基也曾以这种爱国主义的精神去武装

我国的工人阶级和革命的农民阶级，鼓舞他们与侵略者作英勇的斗争。在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里，都不如俄罗斯文学把爱国主义的主题与革命的主题那样有机地交織融合在一起。在优秀的俄罗斯作家们的心目中，保卫祖国不受外国侵略者进犯的任务永远是跟使人民群众从本国剥削者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任务密切地联系着的。俄罗斯文学的这个特点乃是俄罗斯民族特性和民族特征的重要标志之一。

俄罗斯过去的偉大作家们动摇了封建农奴制的社会制度。他们并非只是在公开地、直接地掀起反对統治秩序的起义的时候，才是人民利益和人民思想的代表者，而是一貫地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和表达着人民的思想。例如，我們知道普希金是一个写过許多首直接反对沙皇独裁統治、农奴制度詩篇的詩人。这些詩篇有着極其巨大的感染力。当时，那些反对政府的秘密社团的活动家们曾广泛地运用詩人的这些詩篇，把它们当成宣傳革命的一种强有力的武器。但是，詩人普希金也創作了很多篇这样的詩，在这些詩篇里絲毫沒有对于沙皇专制政体及农奴制度的公开的、直接的揭露与譴責。如普希金抒情詩中的典范作品：《我記起那美妙的一瞬》、《美人，不要在我的面前再唱》、《为了辽远的祖国海岸》，就屬於这一类的詩篇。萊蒙托夫也写过不少这样的詩。例如他的《帆》、《在荒野的北国》、《我独自一人走上了大路》。在他的这些詩篇里也同样沒有触到农民与地主的关系，对于沙皇专制制度及农奴主的专横强暴也沒有作任何公开的揭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二卷，第一二二頁。——原書注。

露性的描写。因而，就完全可能造成这样的一种错觉，认为至少在普希金和萊蒙托夫的那些“純粹”抒情的詩篇里，总的来说是没有什么真正自由思想的内容的。

問題在于：当我们講到封建农奴制的社会形态时，我們所指的不仅仅是这个社会形态的一定經濟制度；封建主对于生产資料的私有制，以及不完全的占有生产劳动者——农奴，就是这种社会經濟制度的基础。与这种封建所有制同时存在的，还有在个体劳动的基础上的农民及手工業者的私人所有制，他們拥有生产工具的一部分私人經濟。我們所指的也还不仅仅是封建主用来支持与巩固其統治千百万农奴的一定政权机关。此外，我們还指的是为以上目的服务的一定的意識形态，即哲学、道德等等观念的一定体系，以及那以上述諸观念为根据的、并与其密切相联的一定规范和原則的体系。这些规范和原則調整着人的社会生活及个人生活的行为。

封建农奴制社会的哲学意識形态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它那宗教的、僧侶的性質：不可思議的神的旨意与人的理智的对立，而神父和修道士就是上帝派駐人間的代表；与科学的知識和对經驗的分析研究相对立的就是那种盲目的、不加判断的宗教信仰。因此，封建农奴制社会道德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極端的专横独裁：农民对主人絕對服从、妻子对丈夫絕對服从、兒女对父母絕對服从。总之，人的全部生活都受着严格的限制。誰如果企圖越雷池一步，他就会遭到不幸。任何形式的自由思想，以及任何放蕩不羈的情感都被視為最大的罪孽，应立即受到严厉的惩罚。

我們應該鮮明地意識到这种封建农奴制的“哲学”和封建农奴制的“道德”給整个俄国社会，当然，首先給被压迫的、無权的

社会“底層”所造成的無可言喻的苦痛。只有这样，才能了解普希金或萊蒙托夫抒情詩的那种真正渾厚、偉大的追求解放的內容，才能了解这两位詩人的詩篇里所充滿着的那种气势磅礴、雷霆万鈞的力量，虽然他們的这些抒情詩在形式上并没有洋溢着那种公民勇敢精神的基調，而只是写出了人的各种細膩的心灵感受。

这也就是一种抗議，即个人对于封建社会的一切輕視、摧殘个性的抗議。人就通过这些詩篇嘹亮而清晰地喊出他有权过自由自在、合情合理的生活。因为他不仅不願作人世間任何統治者的奴隶，而且也根本不屑于作任何人的奴隶，甚至不願作“上帝的奴隶”，以及作抱殘守缺、毫無生气的一切积習和偏見的奴隶。此外，还須得补充一句，在这些詩篇里对于形形色色、五花八門的奴役方式都表現出了那样真切动人和热情有力的抗議，因而，这种抗議对于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先进人士來說都是能够理解和能够接受的。

俄罗斯古典文学进一步發展了全人类的艺术，为了了解这一重大的成就，还应该提一下封建农奴制度意識形态的另一个特点。我国的文学就是在同它的斗争中創造性地成长与巩固起来的。这个特点就是封建农奴主們在“理論的”概念上所表現出来的那种鮮明的等級性質，換句話說，也就是他們那根深蒂固的反人民性。

在西欧封建領主或者旧派的俄罗斯貴族們的心目中，人民乃是一群無所謂个性的烏合之众，他們沒有任何精神上的需求和願望。这些烏合之众之所以存在只不过是為了使老爷們的日子过得舒服快乐与無憂無慮罢了，并且，老爷們也只需要他們的唯唯諾諾和循規蹈矩。

應該說，“人民”這個詞的概念在這裡也就等於愚昧無知的群眾。把國家的命運托付給這樣的群眾就不啻是在冒險。這不僅是封建農奴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資產階級思想家們對人民的一種固有的看法。甚至當資產階級還沒有失去其革命性，並且還充當着反對貴族地主鬥爭的先鋒隊的時候，對人民群眾抱的也是這種看法。

對於西歐的哲學家和啓蒙主義的作家，以及對於那些有着極為先進思想方式的，并把專制統治、宗教蒙昧主義和僧侶階級等猙獰面目揭露出來的人士，人民的革命思想對於他們依然是格格不入的。在資產階級進行反封建的革命鬥爭的時候，西歐的先進史學家們雖然極力贊揚“第三等級”，譽其為一支代表歷史的進步力量，但是，他們又同時大大貶低人民群眾運動的意義。

就是在資產階級爭奪政權的時期，或是在資產階級已經奪取了政權的時期，以及甚至是在這樣的時期，即當已經明顯地看出，由於“隨着這次‘理性的勝利’所產生的社會、政治制度，原本已經成為對於十八世紀哲學家們光輝諾言的一次最惡毒、最有力的諷刺”^①的時候，西歐的文學藝術對於人民群眾依然不聞不問，不予注意。

過去俄羅斯古典文學的卓越的一面就是它那最深刻的人民性。千百萬農民群眾的反農奴制的抗議就形成了優秀文學代表們的創作思想。

在拉季謝夫看來，人民乃是“生來就是為了建立偉業和榮譽的”最偉大的自豪對象。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四卷，第二六〇頁。——原書注。